

貝德神父

真誠愛國家(第二部份)

上個月我介紹過聖母軍對「真誠愛國家」的堅定許諾。事實上，剛開始時這種想法曾遇到劇烈的反對。方濟·杜福曾寫說：「第一次真誠愛國家會議在 1958 年召開時，有不少人是反對的。他們覺得痛心和憤怒，認為他們所屬的社會生活會遭到威脅。所以，他們拒絕接受這崇高的概念。在會議結束前，這種害怕的情緒就已經大致平息。」不過，害怕在某些角落仍然存在。今天在聖母軍內還有沒有團員持反對的態度呢？我想，現在再來探討一下「真誠愛國家」的意義和團員在這方面的任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支團應該進行怎樣的活動去明確表達他們對「真誠愛國家」的承諾呢？一般民眾有沒有看到「真誠愛國家」是聖母軍的特徵呢？「真誠愛國家」是不是聖母軍討論大會和伯納爵會聚會時常提到的議題呢？我讓你們自己來回答這些問題。

首先，我們要記得「真誠愛國家」其實是福音的實踐。愛我們的鄰人並服侍他們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基督曾說：「因為你們彼此相愛，人們便知道你們是我的門徒。」在最後審判時，天主用來衡量我們的標準就是我們一生中如何對待我們的鄰人。愛鄰人不只是一種情感，而是實際的服務。教會勸勉我們，在面對每個時代的社會問題時，要實踐福音的教導。「真誠愛國家」正是聖母軍按照教會關於社會問題的教導而做的，因為聖母軍的精神和教會的訓導是密不可分的。

早期聖母軍對「真誠愛國家」有疑慮，是因為它可能模糊了聖母軍使徒工作精神的重要性。曾經有過不少的例子，人們採取純粹世俗的方法來處理社會問題，而忽略了心靈方面。但是聖母軍卻從來不是這樣。聖母軍在各種活動中，救靈魂絕對是最重要的。我們堅持維護每個人的尊嚴，因為他們都是天主所造的。我們能給別人或是別個社區最好的禮物就是使他們與耶穌基督相遇，使他們了解我們的信仰。如果我們還沒有堅信這一點，我們就還不是真正的聖母軍團員。為甚麼呢？因為聖母只想把耶穌和祂的教導給世人。所以，我們推動「真誠愛國家」的行動必須符合聖母軍的目的，方法和計畫。

聖母軍在處理重大社會問題時正是採用這原則。例如，在娼妓問題方面，聖母軍並不透過媒體或其他方式譴責賣淫的罪惡，重視賣淫者的個人尊嚴，用持續的個人接觸和友誼來帶領她們回歸到一種比較合乎人性的，較快樂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我們尋求以聖母的精神去服侍在她們內的耶穌基督。

聖母軍對恐怖的墮胎問題也是採用同樣的方法。我們最關心的不是譴責墮胎的婦女及為她們墮胎的醫生和助手。我們也無意帶給他們困擾。我們只尋求和他們進行個人接觸，以不斷的祈禱和個人友誼去勸服他們不要墮胎，同時幫助那些墮過胎的婦女，使她們的心靈創傷能逐漸復原。當然，處理這些問題有很多方法，不少可能是必要和有效。但是，它們並不符合聖母軍的精神和方法。醫生，護士，家人，老師，記者，立法者，主教，神父，和很多支持胎兒生存權的團體會按照他們的專業職分來運作，而聖母軍則是按照他們在教會和社會中的形象來發揮影響力。

聖母軍在各地所開辦的宿舍就是他們「真誠愛國家」的典型例子。個人的尊嚴受到重視，而基督臨在的聖事更影響這些宿舍運行的每一個環節。團員們關心入住者整個人，特別是他的心靈需求。這些宿舍基本上是傳播福音的好地方，而小聖堂裡的聖體則是團員面對困難和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時，獲得動力和毅力的來源。辦理這些宿舍，以深度的福音或基督徒精神為基礎，要盡力照顧所有入住者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的需要。開辦宿舍的工作也沒有違反聖母軍在使徒工作中不得給予物質幫助的基本原則。給予物質幫助和提供服務之間有明顯的不同。聖母軍手冊說明，聖母軍並不希望他們在進行使徒工作時，服務的範圍受到限制。

方濟·杜福的話往往能給聖母軍手冊最好的詮釋。他曾說：「我堅持我們並沒有放棄我們傳統的計畫。我們不但沒有忽略我們的救靈規劃，反而有所加強。我們禁止給予物質援助的規定並沒有放鬆。事實上，我們還逐步加強它。我們相信這樣才能使從事使徒工作的團員免陷於純粹的人道主義。」由於提供物質援助的機構已經足夠，聖母軍應該維持他們一貫的目標，也就是首先追求天主的國。「真誠愛國家」就是其中的一種行動，一定要以救靈魂為動機，不可以只採用世俗的方法。

聖母軍「真誠愛國家」的行動就是為個體和社區提供服務。這並不是物質援助。我們最關心的是救靈魂，而這牽涉到整個人的各個生活層面。所以，我們所提供的各種服務，應該是能夠加強信仰，促進道德的。